



作者简介：周燕，笔名韵如。13岁起发表作品，曾获全国性散文奖。为中国电力作协会员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，代表作有《塔山点灯人》《黄昏听歌》《年华中的碎时光》等。现居雁城。

“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……”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……”

水，永远是诗人与情人间最爱的字眼，六朝乐府的一张张诗笺，其实不都是来自江南的潋滟泽光吗？

华美的音乐喷泉，喧嚣着喷射

湖水与鱼

■周燕

向天空又急促地破碎下来，水珠仓促地裂成数瓣落入湖心，不停地翻涌着。

湖面上遍生浮藻荇萍，一一浮露，盈盈漾漾。蓝绿得令人窒息的湖水下，清晰可见不知名的野生水草枝枝蔓蔓、纠缠绊绊，大约是某种野蕨类，在水下演出着一场生生死死、轰轰烈烈的爱情剧，一种脆弱、美丽、不堪探触的心境。

那种隐含着的一个美梦或私情，按捺着，含藏自喜。自微微荡漾的湖水下面，实际是有着寂寞灵魂的。

落日时分，有人在垂钓。

朝霞夕岚，容易使人心旌摇荡，而湖光山色呢？倒可以让人澄目清心。暮霭薄烟，看久了只觉凄迷，也不知这份潮气是来自湖面的氤氲之气或是来源于那双“深情的眉”？

“往后靠些。”垂钓人喊。

“水太清，鱼是能看得见岸上人的。”

观者皆笑，不免称奇。

鱼，也是有双眸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将它忽视呢？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……”这其间也许有因缘。那双“孤意在睫”的眼，可能是鱼的。

人在水上——水在藻的无限依情

这一瓢水在哪里寻找？

在异乡

■欧阳卓智



作者简介：欧阳卓智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，衡阳市作协副主席。出版有小说散文集《一粒扣子》，长篇少儿小说《风筝飘在蓝天》。

你有想过在异乡度过余生吗？

年轻时没能走出生长的小城市，老了反倒要做异乡客。这年头，出乎意料的事均在情理之中。

世界每天都有簇新的变化，思维方式是不是也要飞起来？

然而，我还是无比眷恋生我养我的城市。

我曾经的愿望是在雁城衡阳，一处有花园洋房的小区里有我安稳的小套间。每当我读书写字累了，就会去绿树环绕的草地旁小径上溜达，去看小溪中游动的几尾红鱼，舒展舒展胳膊和心灵。

可是，女儿到武汉上大学和工作

之后，我在铁路上来回往返十几个年头，雁城VS江城，还是架不住亲情，我须得把晚年的家安在大武汉。

我从不怀疑自己的生活能力，毕竟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磕磕碰碰走过了不少岁月。只是，潮流变了。从前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；从前说，母亲在，家就在。如今，对于独生子女这一代家长来说，却是：儿女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

倘若跟不上潮流是不是就“死”得快？

不就是隔着个洞庭湖嘛！从前七八个小时K字打头的火车摇啊摇，逢年过节没有座位站得腰酸背痛。如今赶上好时代，两个多小时的高铁车程，舒适便捷，太牛了！再说人家还要飞到国外生活呢！我也没有见过世面，大地方，大风景，走过看过之后，多少明白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又有多少无奈。

然而，旅行和家人是不一样的，这意味着所有的关联都远去了，从熟悉感转换成陌生感，在这个从众的社会里，我能不能适应呢？

对于我，这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
我是比较敏感和脆弱的那一类人，入世很慢。从内心来讲，不怎么合群。怕，这点像极了我的母亲。因此我喜欢读书、写字，但又对音乐舞蹈有种偏爱，表面上我还开朗活泼。所以当独来独往成了我的常态，有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其实，我是在没有人能够相助的很长一段岁月里，觉得这种在自己的国度“我为王”的状态没有什么不好。

幸好十年前，女儿在武汉买了一公寓楼的套间，我有了落脚之处，便也有自由的小天地。于是，我就像歌中唱

到的一样，“因为单身的缘故，日子过得有点素。并不是不再贪念，只是我比你忍得住。”

当然，年代不同了，独处的之外还有互联网，微信、QQ、朋友圈、支付宝……生活还是可以丰富到我想要的程度。

只不过，到了夜晚，月亮在上，柔和的银光洒满我的床。我辗转难眠，只有窗前两只眼睛望向湖之南，望向雁城的熟络和安逸，望向雁城郊外父母的坟莹……

始料不及的是，2020年初的武汉，有着这样的不同寻常。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，让这座城市接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，在外地的亲人朋友也问我，当初怎么就选择了武汉？在那个当下，异常敏感的时间和城市，让我的心掀起狂潮海浪。我以为“在劫难逃”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生我养我的雁城衡阳了。好在大年初一看到新闻，解放军医疗队除夕夜奔赴武汉，大型运输机降临天河机场，我内心明白，国家行动了，救星到了。心安之处是为家，闭关隔离是当务之急，煎熬和坚守是生命的必然，我当时努力告诫自己别慌，好好活！当至暗时刻过去，武汉向光明而生，我在异乡更加体悟到国家的大爱和生命的可贵。

最近，一位年轻的同事从衡阳乘高铁去郑州度假，途经武汉，她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：瑰丽绚烂的晚霞中矗立的幢幢楼宇。她写道：经过这座城市……美丽安详！我瞬间泪目。这个省略号凝结了多少故事，多少情感！劫难之后的美丽安详，弥足珍贵。

衡阳侠女

VS

祁东都头

“僵”厉“锋型”之

侠女与都头

■边裁 / 谢应龙

三英战吕布，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沙场血拼。而此次衡阳侠女与祁东三都头对阵，又会有什么火花呢？

打头阵女侠者，乃欧阳卓智也，使一手好“迷踪掌”，连少儿小说都写的“筝筝”有力，三都头不可让一个“飘”字所迷惑。周燕者，老江湖也，13岁时就枕笔潜入文坛，嬉笑怒骂有孙二娘之遗风，望都头不可在她那“一条鲜红生绡裙”里滑倒。

梅疏影者，口口声声呼本边裁舅舅之人也。始，以酒量“斤”人而名贯衡阳文坛。该女侠白酒不用劝，啤酒任你灌，直至三更半夜还可不离凳。酒高人胆大，经年不见，不知其还能“猛酒与妖女齐飞”否？让本边裁舅有些担心，其对擂祁东三都头之谦谦君子陈明华，不近“酒色”的中国书协会员明华君，其诗文书画，打出来的都是让人迷糊的“踏雪无痕”之技，不知贤侄仍可“酒酒”为攻否？

聂泓、李志高二位都头深居祁东鼎山之下，殚精竭虑守护一方文字安康，已久矣。其箭无虚发、飞檐走壁之势，还待本期主裁——文学博士后、知名评论家、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任美衡先生。本报下期，任博将有头头是道、剥丝抽茧为列位看官呈上。

祁东都头

像树叶一样落下

(节选)

■陈明华

夜，越来越夜。万物沉沉睡去，只有忧伤留下来陪伴我。

4.虽说蓝天由天空和蓝色构成，但孤独只是孤独。如果剥开孤独的内核，里面也许有个我。我有时感觉到孤独之重，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；我有时感觉到孤独之轻，轻到至多二三人的闲言细语。为了排解孤独带给我的困扰，我不断地从外面买回一大堆书。不料，书成了我更大的孤独。我深陷其中，无可奈何，只好不断地买，不断地买，直到孤独的黑幕上出现一支烟的明灭。

5.除非有一种更广大的虚无，否则，天空不会遭遇它自己的爱情。

6.我常常想到固定这个词。譬如，固定一张松垮垮的椅子，我需要一把铁锤，还有几枚普通的钉子。我想起许多年前，我父亲在风中拄着拐杖的样子。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他颤颤巍巍，像极了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。后来，他不再摇晃，也不再呻吟，在大地的深处，他纹丝不动，被尘世遗忘，就像一枚被谁固定的钉子。

7.河岸寂静，雪在等待。一只害羞的猫，呜叫着，穿过漫长的冬季。

8.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我知道蓝就藏在那片甘蔗林里。甘蔗林并不大，二三亩地的样子，但蓝是一只捉摸不定的猫，我只能隐隐约约听见她轻柔的叫唤。

9.风吹过来，风把甘蔗林的叶子吹得像片片刀子。

10.“你是喜欢莎莎，还是喜欢我？”

“我喜欢落日。”我递给她一只削好的苹果。

11.想起你，我就想起广袤无垠的大地。

正是玉兰花香时

(组诗)

■聂泓



来的人那么多，兴奋的气味和花香交合在一起。有人开始脱衣，有人摆好了姿势，春天的景色随手一拍，就成了永恒；继续往里走，向三月深处走去。不喜欢拍照，不是不爱春天；桃花如镜照出我中年的肥胖和一脸的衰色，把美景留给那些年轻的心吧。

站在一片桃林中，我喜欢静。枝头已长出绿叶。

我静下来，桃树也静下来。对着一片桃林，我想说的是：多结桃花吧。

让美好的事物都有美好的结果，让甜蜜的嘴唇得到甜蜜的馈赠。

站在三月之末，仿佛人在船尾。我不停地回头。

那片渐行渐远的桃林，有多少美好的眷恋，就有多少流水的诗篇。

在花果山上

从金桥街头的十字路口，南行数里就是花果山。

人间三月，每一个毛孔都开出了花。

山茶树婷婷而立，美好的景色成就了美好的愿望。

今天的阳光特别的好，好到让人想撒娇。

看着那些年轻的女子吧，不是把嘴伸向花蕊。

就是把脸映向花丛，红，粉红，洁白，金黄都好看。

天空是一个巨大的摄像机，拍下她

们的欢乐。拍下我的静。不是我有意要保持安静。一个中年男人也有舒展不开的生活，每一座山头都开满花朵，我愿意是安静的风，淡淡的云，清澈的水，就这样看着好日子开出花一样的心情。不欣赏她的可爱、谦让、谨慎的品格。我羡慕山茶花一年四季的香和理想的爱情。不要问及我的欢愉，我的安静也不是真正的静。站在三月深处，想起一个叫梅的女子，她天使一样到来，又飞鸟一样离开我的静，正在加深一朵花的洁白。

正是玉兰花香时

雨后的庭院，明亮，干净。天上的云彩有微凉的感觉。清晨出来散步，带着零的心情，走向五月的辽阔和绿意。

把房屋建在低处，让山峦静默如梦。道路四通八达，让口渴的人找到井水。

善良的人顺着河流，找到他的好邻居。给爱一间宽敞的房子，让阳光进来。你也进来；让爱住进爱情。

我爱头上的天空，脚下的土地。让我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，放一杯清水。再插上一支玫瑰。